

(二) 初日懷少作嚴評者  
嚴君之詩詞能顯出其性情詩筆亦微婉可  
愛 定價三毛

(三) 頌真伯桑著李青崖譯  
共有奧氏之短篇小說六篇活有濃烈的肉肉 各代售處

嚴氏博學，而其哲學尤高此編有厚善孟  
字義疏證及其結言均嚴氏重要之作品卷首  
附胡適一文 定價八毛  
以上各書門市發售一律七折批發從廉  
棧社總部北京大石作三十二號

各代售處

北京圖書館 琉璃廠  
華洋書莊 琉璃廠  
北京晨報社 宣武門大街  
寶雲閣華盛 文智書局  
青雲閣華盛 局  
勸業場 東亞書社會友書社

# 美的國慶節

張競生

十幾年來，首都雙十節的情狀，莫非是：照例，大總統受賀，閱操，贈勳章，照例，內務部紫綬座牌樓，巡警廳令商店掛旗，照例，學校放假，照例，個人食大餐，打大牌，逛大店，上工的上工，食餅餅的食餅餅。不必說這國慶節不啻比較陰曆新年那樣熱鬧，就拿他來比中秋節的食月餅祭兔，那樣盛況也覺得萬萬不如。寂寞的市街，冷清的熱氣，淒涼的天氣，虛假的優與觀子，無情操的和憔悴可憐的人民，舉目所見僅僅有一幾臨時搭架的假牌樓與那些差若參差的紅燈籠豎立在又狹窄，又臭又黑的道上，好似滿面灰土色的積世老婆婆亂七八精地此處彼處抹胭脂紅胭脂，使人一見不覺作三日嘔。醜陋的國慶節呵！我一見你實在禁不住要嘔，我實在討厭你，咒罵你。

可是你十四芳齡，不應這樣的憔悴形骸，只要你把精神和物質從美地發展，就能變成爲嬌滴滴的美神了。我自以爲爲參透你的新生命的必密者，我今來說你說比後的新裝與行爲。幾十個數日，就把各行行的屎尿堆積到北京地皮削去，把郊外鮮明的黃色土載來，將他濃厚地滿地鋪設。又不惜花費萬餘在天安門，景山，及四城的中，點建幾座華麗的紀念牌坊。(將來紀念廟成立則借地做駐所。)以天安門爲你受祝賀的中央地，到國慶日一早使你的公僕自總統以及國務員及現任一切官吏站立於一個極險峻的棚中，這些人均穿極樸素的備人衣服恰似公僕的樣子，恭立坐在對面一座極華麗的廳上身穿大禮服的人民代表的訓告。這些代表分爲三排，排各約十人。先由左排約略這樣說：「公僕！你們一年來所做甲事乙事等事無一不錯，我們代表國民，請求感謝。」右排的代代表說：「公僕！你們一年來所做丙事丁事等事實在不對，我們代表國民請求責備。」(所謂的事實當然皆指。)及及由中排者宣言：「公僕！方纔二方代表所說甚是，我們國民希望你們從今日起，努力向好，補救過失，明年此日，你們如有成績，纔來此地再會，若不爭氣，請速引退，免受國民的懲罰，勉哉公僕！」人民代表訓告後，由大總統代表公僕團向人民代表進行三鞠躬禮。大總統代表說：「高貴的

主人呵！承示訓飭，敢不敬命，從茲努力，無負重托。」說完禮畢，由人民代表與政府人員閱兵，但所閱的不是開步走及幾枝壞槍只够禍國殃民的劣兵，乃是一些精練的工程隊，衛生隊，及飛空隊，以備閱後使工程隊修理各處當日不完備的工程，使衛生隊代理是日全行放假的警察職務，並以供給人民犯病的醫藥，使飛空隊從天上撒布了許多鮮明的五色旗幟，其中附印種種革命史的圖畫，與烈士的遺言，以備國民人人各得一枝存爲紀念，同時並多擲下兒童的恩物與玩具，使小國民人人欣悅，如此人民纔知道兵是爲民，不是殃國，兵也知道民爲主人，不是犧牲。於閱兵後由人民代表(政府公僕不配)將一年來確實有功於人這與國民者當衆給與勳章，使所受者在羣衆掌聲與人民公共意見之下，得有莫大的光榮，前此的豐功邀賞僅憑大總統一人的好惡從黑暗中不值錢如雨下的勳章各種弊病可以完全掃除了。

賞功既畢，由人民代表與各事案的團體，將一年來本國的學務狀況，思想變遷，藝術優劣，農學盛衰，商務盈耗，工業進退，以及人民生活，婦女問題，生死數率，他如國民道德與衛生，並及軍事，路政，財政，外交，法律，國際等等的實狀，詳細用各種鮮明奪目的篇幅宏大的圖畫，或彫刻，或統計表，或用

人物假裝，或將實事托出，一排一排地組成游行隊以視人民參觀。大樂前導，每隊各由當事人穿了本隊的五色服裝，衆人合捧大而且長的國旗，嬉笑玩樂，饋贈畢呈。但見這邊是代表學校的學生裝，那邊是農人裝，第三隊的爲新女子的裝束。如此各個表示國民的神情，一路唱歌，跳舞，玩弄，椰榆，周歷全城的大街這面歸，路如經過政府部局，應由其部局的全體敬禮招待，以使全游隊之人得到大醉大飽爲標準。

是日當然全民放假，不准有東洋車，不准妓女招客。應由政府把公有汽車及租借無數的汽車，指定路線，免費供給人民依序坐車到各處玩樂場之用，另由政府計算全城市民若干人，除幼孩另算外，各成人當給與本日最充分的麵包票，冷肉票，酒票茶票，任人民到完全公開的游藝場，公園，博物館等，將票換了飲食的物品，各游藝場等一年來找了市民的利便不少，一日賠本，也屬應該，如消費太大的，應由政府酌量補助，總使人民於此日此夜中得到了大醉大飽的幸福。節日的大醉確實提倡的，一個美國度平時應該禁酒，但在若干節日上則要人民大醉纔休。在國慶日尤應使人人醉得如泥，愈醉愈是好國民，愈應受羣衆的歡迎與衛生家之保護。務使大多數人東倒西傾醉得模糊的壯男，與星眼茶澁的少女，和那些醜陋

然的老翁及呢喃的婦人，一同扭做一團，有些似輕狂柳絮的飛舞，有些如嬌嫩桃花的飄流，此日當然准許社會的人不管相識不相識，只要一個人願意就可逢人親吻，抱腰，椰榆和戲弄，高興時并要強拉硬拽他或伊的去跳舞與唱歌，被請的人，如不願意，僅好笑謝，不許生氣。同是出去祝賀國慶，彼此皆爲尋歡樂幾回來，自然，能有硬板板的面孔如假道學家的悶殺人。

到晚上，電光高照，各玩樂場的周圍所排設的爲各國革命的史跡，及我們革命的情形。此邊有徐錫麟被刺子手取出的心肝，那邊有秋瑾女俠離軀的頭顱，這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大開羊城的寫真，那是武昌起義砲打總督衙門的縮影。極大的電影機與幻燈劇場更當把這些事活動地維妙維肖地放射和表演出來，總之，務把革命烈士的高風烈節，及那些專制官僚的兇殘，打入人民的心胸使他們知道民國締造的艱難與共和主義的可貴。那時在場則做各種化裝的

跳舞，有些裝成豚尾垂垂的遺老與手執鴉片烟筒的大清官僚，表出種種卑鄙醜態的狀態同那些扮做以錢爲命，以槍爲護身符的民國政客和軍人磕頭，這些人又對那些裝做狡猾陰險的洋奴與威風凜凜的洋大人鞠躬而媚。在這樣鬼怪離奇的世界，忽出一班少年男女身穿五色大禮服，頭戴五色帽，手揮五色的紙棍，邁着上階服從，如此合爲一處，做了亂七八糟，嬉笑怒罵的跳舞狀，好過若干時後，約摸中夜時候音樂齊鳴，國際歌，國慶歌，國歌，英雄兒女的各種歌謠更番盛唱。外邊加上光明瑰異的煙火，如此大吼大鬧一直到天明。

美的國慶神呵，你就這樣創造出來，你既從美中誕生出來了，你的公僕還敢如從前一樣的糊塗對待你嗎？你的人民尚不能努力振作嗎？你的仇人尚敢圖謀什麼復辟推翻你的寶座嗎？由你的誕生節，使人民的情感彼此融洽，政治與國力日趨於光榮。美哉你的慶典！可賀哉你的紀念日！

## 雙十與教育家之宗教 汪震

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已經十四年了，這十四年當中，兵禍，匪禍，我們找不出一個完完全全

平的年景；這是什麼原因？解答這個問題，有句話已經爲大家聽得厭了，然而却未必沒有

真理，就是「中華民國是個幼稚的國家。」我們再往下問：「爲什麼幼稚的國家就要鬧兵禍，鬧匪禍呢？」這個問題便有點難于解答了。

人生爲兩種勢力所支配，一個是先天的本性，一個是後天的習慣。先天的本性是遺傳，後天的習慣是教育。中華民國十四年來不安寧的原因就可以用這兩種東西來解釋。

用第一種解釋，中國從開國以來，已經有幾千年以上的歷史，在歷史上找不出民國來，所以中國的國民在天性上就不適宜於共和。

用第二種解釋，中國自有史以來就沒有國民，所以中華民族並沒有學來後天的合于共和改變的習慣，所以不能適應共和的國家。

這兩種解釋，第一種很有立脚不穩之處。第一，生物學現在承認後天的所獲得的能夠影響到生物的生殖細胞的才能夠遺傳。如果說中華民族有不適宜共和的遺傳，這話在生理上有什麼證據？第二，心理學上的本能，曾經被解釋爲傳傳下來的習慣，這話在現代的心理學裏發生了疑問。

所以我們便採取第二種解釋。中華的國民沒有受過共和的教育，所以便不適宜於共和。這樣，我們又生出下面兩個理論：

(一) 因爲國民不適宜於共和，所以中國

(二) 因爲國民不適宜於共和，所以國民必須受共和國民的教育。

這兩說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贊成第一種理論的是袁世凱，是康有爲。贊成第二種理論的是中國多數的知識階級。共和與復辟洪憲的奮鬥，就是這兩種理論的消長。以上的兩種理論，我們贊成第二種。我們的理由是：

(一) 我們知道所謂「皇帝」，他不過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他的本性和我們一樣的，爲什麼我們要爲他的臣呢？皇帝玩的那一套把戲我們已經知道而不再受騙了，爲什麼我們還服從一氏一姓呢？從我們的感情與本性上我們是不甘心作一姓之忠臣的。

(二) 雖然我們總歡喜要一個偶然當領袖，但選舉來的領袖總比一姓的皇帝好些。因爲競爭的機會多些，當領袖的總要給人民做一點事；不像那皇帝的位階，因爲總極穩固的，所以他不操心，還有時可以作惡。

(三) 因爲教育是可能的，國民如果受了共和國民的教育，他們就可以適應共和的制度。也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共和開國以來，便注重國民教育，用共和的國民教育教導兒童。現在的情形，國民不適宜於共和的雖然佔大多數，但這十四年的教育部又造出少數的國民

是適宜於共和的。不適宜於共和的國民一天一天的減少，適宜於共和的國民一天一天的增多。大多數不適宜於共和的國民，他們既可以作君主的家奴，又何嘗不可以這少數適宜於共和的國民爲奴呢？這少數適宜於共和的國民，是不適應於帝制的，是勇敢有爲的，是前進不懈的，如果使他們投降復辟洪憲，或是把他們殺死，中國便沒有生氣了。

這樣，我們使這些不適宜於共和的國民都受了共和的教育，中國就可以好了。這話在理論上是对的，在事實上有很多的困難。

第一層困難，人到三十歲以後，習慣便固定而不容易改變。那些不適宜於共和的國民，大多數都是三十歲以上的人，尤其是老年的人，他們是贊成復辟的。如果使這些人重新受一回共和國民的教育，把他們訓練成功共和的國民，和青年所受的教育一樣，辦得到嗎？一定辦不到。如果辦得到的時候，張之洞早已剪髮辮，穿洋服，帶托力克，拿司提克，口吐「也司」一語了。教育的功用就是養成習慣，然而中國的多數國民却養成不成共和國民的習慣。這怎樣呢？

我們丁是把條件降低一點。這些多數的國民，他們的習慣已難養成，我們只灌輸些共和國民的知識就夠了。這又來到第二層困難

野：苦惱問題，師資問題，在現在中國又是絕望的沒有希望。

現在的中國，物質的需要勝過精神的需要，國民的財生得少，外國人取財取得多，軍閥官僚，土匪取財取得多，國民的生活能力都被他們壓死了。這又怎樣呢？

我們在事實上已經沒有辦法了。我們於是乎不能捨棄我們的理想，高語希望。因為人的有意的行動都是理想所支配，人的有意的行動的動力，是希望，我們就不管他事實怎樣，我們就硬往我們理想之路走去。

這就是教育者的責任了。教育是什麼？教育就是一種方法用使未固定習慣的人造成他的習慣，什麼習慣應當養成，什麼習慣應當廢除，怎樣他未固定習慣的人有比已固定習慣的人有更好的習慣，這都是很大的問題。教育家引導兒童到正當的人生之路上來，這就是責任。

正當的人生是什麼人生？正當的標準是怎樣？如果這等問題解答不上來，教育家所引導的道路豈非錯誤的？我回答：教育家誠然有引導到錯的道路上去的危險，這是一個知識上的問題。教育家一定把他所有的知識都融會貫通，從他的知識裡面找出來正當的標準。教育家一定把他所有的知識都融會貫通，從他的知識裏面找出來正當的人生。正當與不正當的標準

也就是知識的標準。

知識的功用就是指導動作。人類有一種要求，即是把所有的知識完全統一起來，作為動作的指導者，雖然在事實上不是完全可能的。一個人總要把所知道的組織成一個偉大的系統，用這個系統來指導生活，這才是理性的生活，這才是有價值的生活。這個系統，成功哲學。教育家把所知道的組織成系統，找出正當的標準指導兒童，所以教育家也就是哲學家。

教育家把所知道的人生的知識引導兒童到正當的人生之路上來，這就是教育家的責任。教育家所知道的人生未必完全相同，因此就生出自然主義，實驗主義，理想主義的區別來。教育家有共同的意見，就是「向善」。教育家有同等的信仰，就是信仰他所知道的人生就是正當的人生。教育家信仰他自己的知識，信仰他自己的誠實懇摯，信仰兒童一定可以走進人生之正當的道路上來，這就是教育家的宗教。

歐洲十九世紀的新潮沒有傳過來以前，中

七六

國教育家不知道有什麼平等，自由大原則。清朝末年這些學說傳到中國來，中國原有的知識就受了很大的搖動。這個知識出來官統三年的革命。我們知道忠君沒有愛國好，作好兒子沒有作自由的人好，所以中國的忠臣孝子的教育被愛國公民的教育代替了。

教育家的宗教是把兒童到正當的人生之途，教育家信仰將來一定比現在好，教育家信仰中國是有希望的，教育家信仰教育兒童是根本的救國之途，所以教育家有一種安身立命之途，而精神上最快樂的。

雙十節是革命的紀念。雙十節是十四年以前把所有的歐洲來的新知識大家出來指導動作的一個大紀念。這個嘗試開出。現在的新時代。我們知道我們應當往新方面努力，把「過去之幽鬼」逐出太陽系的外面。

「十」的意義代表犧牲救世，不避困苦，這就是宗教家的精神。把兩個「十」平列起來好像剛把斬魔的劍，我們用雙十給我們的精神上的寶劍斬砍「過去之幽鬼」。

### 國慶日的吉祥話

毋忘

做生日的慶典，在我鄉裡是很鄭重的。無論男女的，大的，小的，過生日這一天

，至少要點一對紅燭，吃幾條壽麵。假如這位過生日的主兒有了貴恙，甚至快要升天了，尤

其必須大做特做，名為「冲喜」。這麼一冲喜，便大好了。這一天是該說吉祥話的，好在只學說的好聽，至於事情如何可以不管的——例如小孩子在地毯上撒了尿，你不但該表示厭惡，還該說是「黃金滿堂」。這是何等的堂皇！今天是中華民國先生十四歲華誕，終然這一河慶典，帶着不少的「冲喜」意味，但是吉祥話這該照例說幾句，以表慶祝徵忱。

從小孩子們慶祝起罷，現在許多學士大夫的模範家庭裡，小孩子是不許上洋學堂的，——要聽他們的老子娘是出過洋的。——在家裏聽西席先生教讀，怕的是孩子們沾染了洋氣。自然家庭有了佳兒女，便是國家有了好國民；而且有了家塾教師這門職業，可以解決社會上一部失業問題，這夠多麼可慶祝啊！

還有婦女們也是值慶祝的，他們中間有許多是過慣了優裕生活，裝飾得像皇后一般，在男人們和別的婦女們跟前，驕傲，同時在自己的丈夫跟前是一種「平河門寵」的手段，自然與她們不都在這世界裏，然而婦女中最受羨慕的還是國太太——尤其是國姨太太。所以文的武的國人們和他們的少爺，要娶太太或助奶乃至於姨太太姨奶奶，真可以稱心稱意，被「地」便早將婦女也有往這條路上

，實在也是取得這種地位的一條捷徑。他們物質上的向上心，足以為「國民之母」而無愧；並且有了他們能調劑社會經濟，這實在是值得慶祝的。

讓我來慶祝青年罷。他們是將來的主人翁，因為有許多人是值得欽敬的，然而多數常常出風頭的青年，我常常聽到他們慷慨激昂的議論，使我心悅誠服地「甘拜下風」。可是年輕人沒有開過眼，只要幾塊袁頭，一紙委任，便連骨頭都酥了。便這小小發財，小小升官，已夠得上一聲恭喜，而且國家得了不少英俊少年，還不算「得人之美」嗎？

如果有人說中華民國貧弱，這是該挨嘴巴的，不但貧弱兩字太不吉祥，而且實在不該貧弱。何以不該貧呢？大家都知道有位唐朝進士呂某——飛諱恭避——在北京開了一家銀行，並且這位銀行家，據傳說，有點石成金的術，許多財政家，金融家，……都是中的大徒弟，

二徒弟；自然沾了仙氣，得了點金真傳，這樣，還該貧嗎？何以不該弱呢？美國人無論遇到什麼事，喜歡以世界第一自豪，然而終有一件事趕不上我們，這便是常備軍數，我國雖居了世界第一，擁有世界第一的常備軍，還該弱嗎？不貧不弱，便是既富且強這還不該慶祝嗎？

目前又出了兩位大人物，一位是文武兼資，他的武功曾在北京參與過世界大戰，他的文事經文家審定過至少得「一壯」字，他現在是「建位宛平」，「宰制諸夏。」一位是蓋世文體，他深悉「兩性聯接之機械結構」及「嘻嘻嗎呢之為障」，現正又「官而行」凡百施設，功不在禹下。中華民國有了這樣的大人物，還不該大大的慶祝嗎！

雖則東海邊上，有許多老百姓，給「外國高升」送上了西天，然而事情已經四個多月了，在這好日子是不該提及的，我們還是大家熱熱鬧鬧，慶祝一番吧。

## 國慶日的娛樂 余上沅

國慶日二十四點鐘大家消解的方法不同。有人去逛公園，去逛北海，雖然每星期公園北海都有他們的蹤跡。有人要風雅風雅，也許

自騎着騾兒去訪陶然亭，去登八達嶺，開官兒不是十廿路旅館午餐，便是到西山洗澡。打雀的依然入圈，丟盤子的忙着回頭，做買賣的

照常做買賣，除了考慮這懸掛國旗之外不問其他。鄉下人更不用說，根本上就不知國慶日三個字。街上叫換貨的男女，依然左手攬着耳朵，口裏高聲唱道：「換亮取燈兒！換洋胰子呀！」「鷄吻，鷄吻！開油鷄吻！」……這一天工夫也似不知不覺的過去了。

無聊，沉悶，牢騷，單調，墮落，苦痛，種種醜態生活，國慶日如此，常年三百六十日亦莫不如此，忍耐不住的人遂各求解脫，以至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忽而棋博，忽而賭博，而且水深火熱，更加不可收拾。處在變態的生活之中，我『要如何才能超脫出來，那是一言難盡的事。譬如我生活須受藝術化，生活須受戲劇化，那末許多人豈不又要拉着頭罵『個兒，個兒！』嗎？

今天既是國慶日，似乎要讓個兒兒，說幾句快活話。

一年之中，什麼時候是其國慶，什麼時候大家最開心？三歲的孩子也知道：過年。因為過年有好友愛穿，有好東西吃，有炮竹放，有鑼鼓打。對門的人家如此，隔壁的人家也如此。東村如此，南鄉也如此；四海之內皆莫不如此。於是已開心的更開心，未開心的也不知不覺而隨之開心，更深度的開胸而壯壯，終竟流淚的也見桃符而頹頹。這種皆大歡喜的空

氣，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小孩子時常問他的父母，「幾時再過年呀？」成人和小孩子差不多，大概在本能上也時常有意無意的要求罷。成人畢竟有辦法，於是創設了春社，又創設了秋報。一年之中有了定期及不定期的迎神及賽會，一鄉有一鄉的風俗不同，有的講究火龍，有的最講究獅子；一鄉有瓜，半段殘碼，無一不是大好的題目。我以為諸如此類的民衆娛樂萬不可不加以保存，而尤不可不加以提倡。因為我是同小孩子一樣的，時常希望新年來到，好大家快活快活。

面孔套孔裏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全然無人顧了！舊有的無人去管，當有而未有的自是更不待言。我們這些天天想過年的小孩子真裏急的沒法哭了。

小孩子，你真急，  
今天就是國慶日。

插一花朵換上裝，  
大家齊到社稷壇。

話說去年冬天，一個重霜的夜晚，在紐約城逸仙樓雜碎館裏面，走進去了五個中國人。這五個人是問一多，趙太伴，張嘉錫，熊佛西，以及區區的我。大家都是不分晝夜做事的人，會面也祇談夢話。那天夜晚所談的夢話，可

以略記如下：

迎神賽會是因時期地域之不同而彼此差異。在中國此時要創設一個與迎神賽會具有同樣力量的民衆娛樂機會，並沒有什麼困難。我們擇定國慶日那天，由地方住戶所共組的團體，在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召集迎神會。然後再逐年推廣至全國，辦法參考鄉間的制度而加以改良。依我們研究所得的「中國精神」而譯為神像，國慶日便迎這尊神像。按戶各出一人或若干戶共推一人來加入扮演。扮演者的職務是預先受導演者的指揮，以便當日上路登場。舉凡我們歷史上的光榮，都可取作材料，一一編成聯劇，聯串的表演出來，有歌女，有歌童，有音樂隊，有舞蹈班，有鑼鼓，有執事，有英雄，有好漢，有……啊！應有盡有。浩浩蕩蕩，從出發點起，一直走到社稷壇。在壇上設神像；奏國樂，致敬，獻花，奏樂，禮成。禮成之後，便開始表演編成的戲。圍場以內的人都是表演者；圍牆以外搭為配樓，任人在上眺望。一切加入的人，須各依照圖樣去做好衣服，坐立舉動都依照導演者預教的姿勢，所以，雖萬頭攢動，而其色采之配合，形骸之變換，無一不含有藝術的興味。參與的人自然如飲醇醪，陶然大醉。這一天的滋味，便補償了大家累月精神上的損失。……

談得高興時，忽然送牛奶的馬車從街頭衝

過，張的炸響。這五個痴人的夢話，就此告了個結束。

今年國慶日是沒有辦法的了！且等明年罷，等三年罷，等五年罷，等十年罷，等過這半

### 對於今年國慶之感想 彭基相

在一國同任一家一樣，一年當中要發生兩件極大的事件，我們精神上定要發生很大的不安靜

的狀態。不幸我國在今年竟發生兩件極大的不安靜的事件，一件是我們幾十年來做長的孫中山先生死了，一件就是如虎狼似的馮國璋無故的把我們的弟兄殺了。現在這個小孩子的父親既死了，他的弟兄又被人殺了，我們悲傷還悲

而不盡，有心腸再來替他做生日！現在身處這誠恐惡劣，不過我們這些保姆家奴，難得竟束手無策，眼看著我們的小主人；十四歲的小孩子……中途天塌了？古語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又說「塞翁失馬，又知非福。」我們這些家奴，倘因不好的環境，發生出最大的努力，那真、獨為一家一國的幸福，即吾天下人類亦可以受賜。

現國內對於我們民族性上的議論共有兩派：一派是悲觀，一派是樂觀，悲觀者對於民

子罷！……我們又何妨長此夢想着，也許有這麼一年，國慶日那天，大家有一個正當的娛樂：圍着社稷壇，或順着西山坡，有一幅活的圖畫。

族性的弱點攻擊不遺餘力，樂觀者對於民族性的優點讚頌無微不至。因此現代的青年不陷於誇大，即流於自卑。我以為這種不安的狀態，不能歸罪別人，還是咎由自取。我們要將眼光放開，知道無論是攻擊弱點，無論是讚揚優點，都是能幫助我們明白我們民族性的真正價值。我是現代的青年之一，我以為我們要渡過這一道難關，我們非有十二分努力奮鬥的精神，絕不能達到康莊大道的目的。我現在很願趁趁着國慶的機會，將我們所努力的幾點說出來，藉以警惕自己。

第一我們要抱有始終犧牲的精神。現在有許多青年喜歡走捷徑，遇事總想取巧的方法，自己絕不肯抱一點犧牲的決心。大戰以後，人人都知道日耳曼民族應有復興的機會，而奧國恐難有再起的希望，這不僅在他們戰後疲弊的狀況中看出，即在他們民族的犧牲精神上亦可顯現。德國受了巨創以後，加以法國的壓制，

其困苦情形較之我國今日實有過之無不及，而他們終於戰勝困難，不僅恢復了一切的秩序，即國內政治，軍事，教育亦莫不處處上軌道了。我們要證明白德國青年在戰時及戰後犧牲的精神，那我們對於他們的國心恢復之速，當然沒有什麼奇怪了。所以我們要思盡我們保護這十四歲弟弟的責任，我們非有十二分犧牲的精神，絕不能戰勝這種困難。不過我們一方面擁有犧牲的精神，一方面亦不可自視太高，像社工部詩說的，二三策傑為時出，整以乾坤濟時了。這種思想在民主國家當中，絕對不能存在。我們只勉勵我們做一個忠誠的人類之僕就夠了。

第二我們要認真地工作。無論你想做一個學者，或一個社會運動家，或政治家，極而言之，或想待有一藝之長來自謀生活；你總要實實在在地幹下去。據我個人所見到的，知道現代青年太虛浮了；我現在可以舉一個例為証。在我們縣裏，我知道有許多中等學校及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的學生，他們並沒有找有相當職業的時候，他寧可在外面飄落，總不肯回家幫助他的父母去做農或做商。這也許他們的家庭環境不能允許他們回去耕田或經商，但他們自己缺乏一種實地去做幹的精神，也實在是他們在外面飄落的一大原因。我們既想做一件事，就不能問這件事的重要與否，或這件事能

得名譽與否，我們就要看這一件事做好了就是了。在場間上發見了一個極微的這種與牛頓發見萬有引力，愛恩斯坦發見相對論有同等的價值，在社會上發見一個極微的這種與牛頓發見萬有引力，愛恩斯坦發見相對論有同等的價值，在社會上發見一個極微的這種與牛頓發見萬有引力，愛恩斯坦發見相對論有同等的價值...

談國慶

學昭

十四年的國慶到了，會就在這同樣的連接不斷的混亂悲哀，我們度過了十三年了。在這十三年中，——至少，我照我一己的小百姓的地位而說一句話。在第二次革命成功後，我們對於種種所懷抱着的希望：希望在世界列強各國之。做一信不致被稅。被欺凌的國家；希望每次被侵略的權利逐漸取還；希望將這混亂的現狀改善；於是教育焉，實業焉；不待言說，自然均在整理振興之列。然而現在，所謂教育，所謂實業，這希望...

他們本來原沒有什麼崇高的理想，也更沒有什麼確切的主張，是亂烘烘的狂言唱罷我登場，他們毫不負責的扮小丑，也毫不負責的扮老生，他們最良的目的，亦無非想撈得幾個錢，下作本不值一言以論評。至於經濟狀況則愈弄愈糟，資本家越弄越多，然而勞工們連菜飯也不易得一飽，教育罷，實業罷，只有讓大家睜開眼來觀察一下罷！

在最初，所謂領袖者，還以勤懇的一種新鮮的調子欺騙着這輩希望而期待的民衆，直到一年一年的過去，藥罐子裏再榨不出什麼的湯，花樣也變盡了，醜態也就一天一天的明顯起來了！是的，這輩人而又自己的賊，他們是不值得誰去厚望他們的！最近五卅的慘殺是動八心魄了，現在正是這血腥未已——我以為是長留着的——時我們度十四年的國慶，再回首三三——來永不會磨滅痊癒的大小傷痕與血跡。我們的心寒了！我們覺悟了！所有的勞工們知道要救濟狀況的改善，只有向資本家作戰；所有文藝家也不放棄的遠避萬惡的社會，而一味的高蹈！因為這理由是很簡單，但却是近來才澈底的覺悟的。誰也都是國家的一份子，誰也負着國家盛衰的責任，而且誰也都是國家的領袖，而當深自奮發的！此後我們不須期待與希望，我們用我們的全力希望每個人自己！我們沒有期待，只有自己動起手來直接與快地的做，現止有不少這樣的自醒的人罷！我們願望這些自醒者漸漸地增多，至於普通——或者中國的一字總少以待教了！因為保不定還有言行不一致的人——那麼，過去的雖都是悲慘，直到最近，但在未來的現在，若是十分的不多久，這些悲慘，或許比國慶是一個更動人的紀念！一九二五，九，二。

樓社出版書籍

(一) 浮生六記 清沈復著 定價四毛

(二) 劍 鞘葉紹鈞俞平伯著 定價四毛

(三) 意味而不落痕 定價四毛

北京大學第一院 東安市場青雲閣  
北京大學第二院 房 漢花園  
北京大學第三院 房 馬神廟  
北京大學第三院 房 北河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 日本與中國

周作人

中國在國際的地位上特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與可能，但事實上却並不熱，大家都輕視日本文化，以為古代是模仿中國，現代是模仿西洋的。不過第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雖然都是取材於中國與西洋，但經過一番選擇，便成為自己的東西，並非原樣照搬。所以中國自古以來，（或者日本的成就是這樣說）所以我們儘可以說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藝術與生活方面更顯顯著，更沒有什麼需要學。我們中國除了把這些當作一種民族文明去公平研究之外，還當特別注意，因為他有許多地方足以供及研究本國古今文化之參考。從實利上說，日本文化是中國人現今所不可忽視的一項研究。

唐代樂器尚存在正倉院，所傳音樂雖經過日本化，大抵足以見唐樂的概略。中國戲劇源流尚未查明，王國維氏雖著有宋元戲曲史，只是歷史的考據，沒有具體的敘述，所以元代及以前的演劇情形終不能瞭然。日本戲曲如遠過為大行與中國，甚相遠，唯現行劇則自歌舞伎演化而來，其出自「雜劇」的今流則因特別的西泐及宗教關係，至某一時期而中止變化，至今平五百年仍保存其當時的殘存：這和「能樂」在日本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在中國看來更有意味的戲曲，因為我們不妨推測這元曲以前的演劇，在中國久已消滅，却還保存在海外。雖然因為當時的佛教思想以及固有的藝術性的緣故多少能保留國民的分子，但這日本近古的「能」與「狂言」（悲劇與喜劇）總可以說中國古代戲劇的兄弟，我們能從這裏透看出許多相同的點。正如今人看了羅馬作品得以看見希臘散佚的詩劇的情形，是極可感佩的事。以上是從藝術的方面講，再來看新的，始日本文學，也是以供我們不少的補助。

日本文化的發展前半是唐代式的，後半是宋代式的，到了現代又受歐美的影響。這個情形正與現代中國相似，所以他的新文學發展的歷史也和中國彷彿，所不同者只是動手得早，進步得快。因此，我們翻看明治文學史，不勝恍然若失，如見一幅幅的推背圖，豫示中國將來三十年前文壇的運籌。白話文、譯書體文、新詩、文藝思想的流傳，小說與通俗小說，新劇的混合與劃分，種種過去的遺蹟，都是我們眼前滾滾滾滾去去的火輪的開道，——不過，新舊名號紳士捧着一尊甲寅跳着把那政治的文藝復古運動，却是沒有，這乃是我們漢族特有的好把戲。我想我們如想把日本過去四十年來的文學變遷的大略劃出一區，予我們了了解許多問題上定有許多好處；我並不是說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要看日本同樣，我只是照單重說，在近二十五年所走的兩路差不多與日本一樣，到了現今則總走個明路三十年（1905）左右的樣子，雖然我們自己以為中華民族的新文學已經到了黃金時代了。日本特我們保存好幾古代的文化，又特我們去試驗新興的文化，都足以資我們的利用，但是我們對於自己的問題且這都應該認真深探的成圖了。

中國與日本并不是什麼同種同文，但是因為文化變遷的緣故，是總同種同文了。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月夜（川島小品集）  
美人人生觀（張說生著）  
孔子教育哲學（葛瑞芬著）  
海天集（北大哲學系紀念刊）  
短篇小說三篇（許欽文著）  
閃光（長虹著詩集）  
精神與愛的女神（長虹著）

五角  
五角  
二角  
二角

這是一篇關於中日關係的論述。作者指出，中國人對日本人的認識，往往受到日本報章的宣傳影響。作者認為，日本報章的宣傳，是為了激發中國人的仇視心理，從而達到其侵略目的。作者呼籲中國人，不要輕易相信日本報章的宣傳，而應從實際出發，客觀地認識日本。

這是一篇關於羅素近刊文的介紹。文章介紹了羅素先生的著作《羅素近刊文》，並列出了書中的一些重要論點。羅素先生認為，中日關係的改善，需要雙方共同努力。他主張，中國人應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要被日本報章的宣傳所左右。同時，他也呼籲日本政府，應停止其侵略行為，並與中國人進行平等談判。

這是一篇關於中日關係的進一步論述。作者認為，中日關係的改善，需要雙方共同努力。他主張，中國人應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要被日本報章的宣傳所左右。同時，他也呼籲日本政府，應停止其侵略行為，並與中國人進行平等談判。

羅素近刊文

光緒二十九年... 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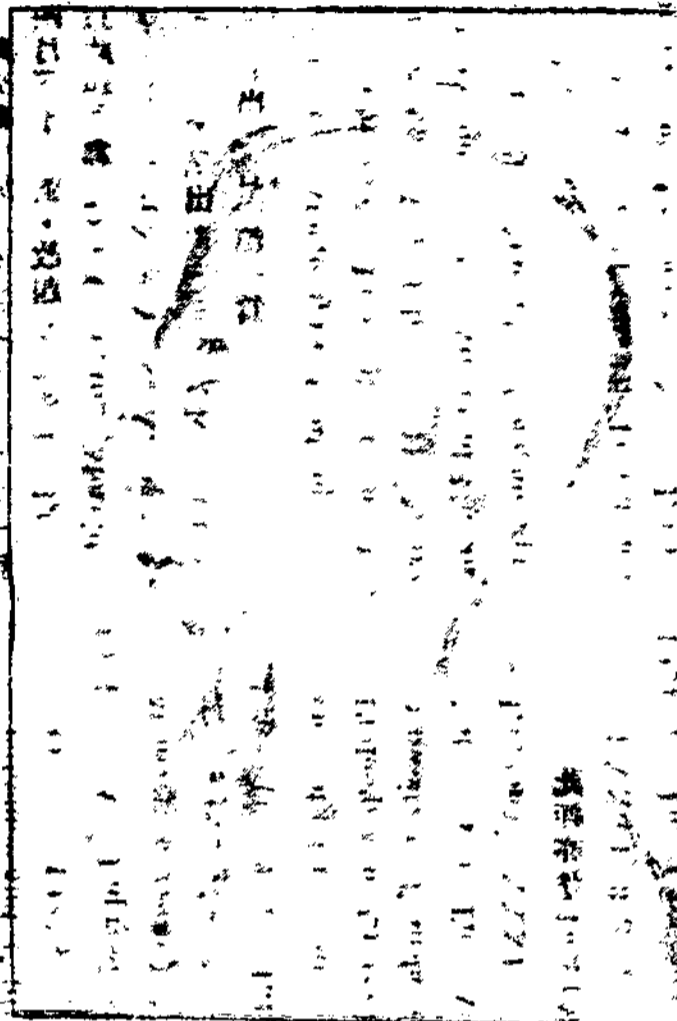
經售定期刊物... 全年一元

新報... 全年一元

and complete 其實，非不全，我  
 自知之，即如 1904 年，登載 Mind 季刊  
 三號 (N. S. Vol. 13. No. 3. 1904) 論  
 賽德 (Mennon) 以說一文 草稿中本錄  
 有之，際時乃遺落，「不列顛字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第十，第十

一兩版中，連身幾里得幾何幾，原亦  
 知之，當時亦忽略，又如 Independent  
 (Weekly) 1915. 正月十五日號中之一短  
 文 (For Concrete Data) 等，內只見其  
 目，未見其文，疑係記者評述，遂未入  
 第十十 (William James) Memoir of

羅素著像



此像係羅素先生之神  
 態。畫者羅賓  
 遜 (Boydman  
 Robinson) 美  
 名畫家，其  
 其題字，此像  
 具於一九二三  
 年，在倫敦所  
 畫。

Truth 中曾錄羅素英文，亦不見吾  
 日，吾國所分出，並承羅素先生函告，  
 1909 年身之 (William H. Rossey) 有其論  
 意大利新日羅素財政與經濟之關係 (1908) 或  
 一書之 Independent Review 有其論羅

史之文。書評則除 (The Daily Nation  
 (London) 書 (The Nation) 外，皆可  
 就 (Independent Review) 與 (New Quar-  
 terly) 求之。本報到歐，並半考索，不則  
 巴黎柏林兩國立國紀念，名重天下者，羅

皮英字普雅雅，皆不備。又我我格于它業  
 ，未以此下細工夫，此亦因未成。及今思  
 之，令人以觀之皮，直與前前師舍而  
 從而遠遠歐歐不相上下。

前日正於 1920 年夏末，至今恰得五  
 年。此間譯者著作，雖有專門論之新籍  
 ，然書評短論，合而集之，亦復盈池。大  
 致，以為中國說話者為最多，關係新動運  
 之書評及鼓吹科學法功教之小著次之。今  
 未暇亦未能一一盡舉，但就一二以以來主  
 今年有年開所刊者，先為一目。今日國  
 中國書館之數隨一無減於五年之前。而我  
 之處境之增加甚。尋常雜誌草草不待地  
 ，今此所為，泰半限於自己微力所能及。  
 掛一漏一，盡知不免。特令前日，補而完  
 之，整理成冊，不待諸君特待諸君人而  
 已。

前日曾門刻，此次刊刊刊刊刊  
 為叙。此原擬做培黎 (H. Brakeris, Pres-  
 ident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1919) 著 (The Harvard University  
 Bibliography) 書 (The Harvard University  
 Japan, New York and London, 1920) 之  
 例，按原附附附附，亦以刊刊刊刊，未





<p>Country in the Making, as Told by Men of Its Making" (Chapter XVII, Vol. 4, Pp. 381-392). (London: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o., 1911.)</p> <p>Helmholz, H. A.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1.)</p> <p>1912, pp. 281-283.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2.)</p> <p>1913,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3.)</p> <p>1914,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4.)</p> <p>1915,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5.)</p> <p>1916,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6.)</p> <p>1917,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7.)</p> <p>1918,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8.)</p> <p>1919,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9.)</p> <p>1920,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20.)</p>	<p>of] Adams &amp; Myers o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Views on Atomic Structure &amp; Radiation. By Sir Oliver Lodge. The New Physics of Matter &amp; The Atom. By Alfred North Whitehead. (London: Chapman &amp; Hall, 1911.)</p> <p>1912, pp. 281-283.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2.)</p> <p>1913,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3.)</p> <p>1914,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4.)</p> <p>1915,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5.)</p> <p>1916,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6.)</p> <p>1917,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7.)</p> <p>1918,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8.)</p> <p>1919,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19.)</p> <p>1920,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20.)</p>	<p>1921, pp. 281-283.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21.)</p> <p>1922,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22.)</p> <p>1923,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23.)</p> <p>1924,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24.)</p> <p>1925,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25.)</p> <p>1926,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26.)</p> <p>1927,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27.)</p> <p>1928,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28.)</p> <p>1929,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29.)</p> <p>1930, pp. 103-104.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1930.)</p>
-------------------------------------------------------------------------------------------------------------------------------------------------------------------------------------------------------------------------------------------------------------------------------------------------------------------------------------------------------------------------------------------------------------------------------------------------------------------------------------------------------------------------------------------------------------------------------------------------------------------------------------------------------------------------------------------------------------------------------------------------------------------------------------------	---------------------------------------------------------------------------------------------------------------------------------------------------------------------------------------------------------------------------------------------------------------------------------------------------------------------------------------------------------------------------------------------------------------------------------------------------------------------------------------------------------------------------------------------------------------------------------------------------------------------------------------------------------------------------------------------------------------------------------------------------------------------------------------------------------------	---------------------------------------------------------------------------------------------------------------------------------------------------------------------------------------------------------------------------------------------------------------------------------------------------------------------------------------------------------------------------------------------------------------------------------------------------------------------------------------------------------------------------------------------------------------------------------------------------------------------------------------------

日版中  
二角  
一角

四角  
七角  
九角  
六角

（王慶雲著）  
（東大著）  
（合著）

1924. 30. *The New Republic*, May 20, p. 415  
 1924. 31.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32.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33.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34.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35.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36.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37.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38.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39.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40.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41.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42.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43.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44.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45.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46.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47.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48.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49.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50.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51.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52.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53.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54.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55.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56.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57.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58.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59.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60.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61.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62.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63.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64.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65.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66.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67.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68.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69.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70.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71.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72.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73.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74.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75.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76.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77.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78.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79.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80.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81.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82.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83.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84.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85.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86.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87.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88.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89.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90.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91.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92.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93.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94.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95.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96.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97.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98.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99.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4. 100. *The New Republic*, Feb. 10, p. 115

1925. 7A.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aterialism." By F. A. Lange. London: Kegan Paul. New Edition in One Volume (Third edition).  
 英國。1924年出版。

1926. 8. "The Chinese Amplest: Extending Wealth From Blood & Tears." New Leader, XI. 1926年十月五日號。第9頁。  
 1926. 9. "Is the Unrest Philatelic?" *Payette*, VI. (No. 1, Whole No. 21) 46-51. 1926年。  
 譯者：N. "The A B C of Relativity" 21頁。

1926. 10. "Dollor China From Her Bondage: Peace or Shame for Britain?" *New Leader*: XI. 1926年十月五日號。第4頁。  
 1926. 11.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The Nation & The Athlonium*, XXXVII. 430-432. 1926年十月十八日號。

1926. 12. "China Asserts Her Right: Imperialism in a Quarterly." *New Leader*, XII. 8月二十七日號。第9頁。  
 1926. 12. "China Asserts Her Right: Imperialism in a Quarterly." *New Leader*, XII. 8月二十七日號。第9頁。

1926. 12. "China Asserts Her Right: Imperialism in a Quarterly." *New Leader*, XII. 8月二十七日號。第9頁。  
 1926. 12. "China Asserts Her Right: Imperialism in a Quarterly." *New Leader*, XII. 8月二十七日號。第9頁。

1921. "The Analysis of Min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21. pp. 310.  
 1921. "The Analysis of Min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21. pp. 310.  
 (London); 譯者：C. E. M. Joad. 1921年出版。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五角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五角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五角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五角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五角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11月11日號。第40-45頁。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11月11日號。第40-45頁。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11月11日號。第40-45頁。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11月11日號。第40-45頁。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11月11日號。第40-45頁。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11月11日號。第40-45頁。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11月11日號。第40-45頁。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11月11日號。第40-45頁。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11月11日號。第40-45頁。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11月11日號。第40-45頁。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11月11日號。第40-45頁。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11月11日號。第40-45頁。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Journal of Philosophy* (Fortnightly, New York) XIX no. 11. 1922, 11月11日號。第40-45頁。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Justice in War-Time (1924).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譯者：(外國科學雜誌) 二角半



# 憶亡兒

雪村

又到了第十四回國慶紀念日了。

在這一天，大家免不了要有一番慶祝，我現在憶起筆來胡亂寫幾句，在理也為說些吉利話，至少必須直着喉嚨嘶嘶幾聲「中華民國萬歲！」纔是。如今開端就寫着這「憶亡兒」三字，在萬姓騰歡（？）的時候，提起這種悲傷的事情來，不是太不合時宜了麼？

然而我天生成一隻渾身墨黑的烏老鴉，紙會啞啞的亂叫，不慣像喜鵲那般咕咕咕咕的討人歡喜的，所以雖在這普天同慶的國慶節，也仍然、儘不說幾句令人不快的話，即使因此受愛國家的唾罵咒咀，也是沒法的事。

為什麼我今天忽然記起亡兒來呢？這也有一個緣故。因為我死去的一個兒子，是中華民國的元年生的；他沒有死的時候，常常對人說，我的年紀最容易記得，因為我是與中華民國同年的。言外大有與國同休戚的意思。不幸他在民國十年的春季，竟患猩紅熱死去了。從得病到死去，不過十天，當時不必說，全家的人都悲慘傷；妻一說到他，至今還會淌下淚來。我

每到國慶日，常常要記到他。這便是我今天所以要寫「憶亡兒」三字的原因。

但我對於亡兒的死雖然頗為悲傷，而一面却也常常自慰。因為我覺得像中國目前那樣的混亂，大家正不知命在何時。與其像去年河太倉的土人受北方丘八太爺的作踐，或像今年五卅日在南京路做洋大人的槍靶子，倒不如被微生物的迫害，安安穩穩的死在牀上，猶為彼善於此。即使不然，倘使中華民國的運命，照這十四年的現狀維持到四十年，那時他如果不死，不幸而擎着一副天罡，做了某省的大人，或者像他的堂家兄那般，拍上那一位佛爺的馬屁，做了什麼長官，大大的作起威福來，受罵人的咒罵，甚而至於被愛國志士一炸彈轟死，那時倘使我還老而不死，恐怕還是欲哭不得呢！這麼一想，似乎覺得我這兒子的天死，便沒有什麼不適宜了。

國家的不能存而無亡，大約也同一個人的不能有死而無生一樣。人能夠長生不老，國能長存不亡，當然是很好的事情，但也有條件。人的長生，須要聰明康強；國的長存，須

要富強太平。記得有一部筆記小說裡記着一件故事，說他會親眼看到他朋友的上代祖宗，挂在梁上的燕窩，狀如嬰孩，頭常俯視，不食亦不言，據說他已經這樣的活了幾百歲了。那位記載的人說，如果這樣的長生，倒不如早死的好。這意見我也頗以為然。

中國目前的情形，雖然還掛着一塊獨立國家的招牌，但靈魂早已被握在別個強權的手裡，實際可以說是已經滅亡了。而寄生在這國土上的許多動物，却還天天的弄刀槍，奪地盤，賣鴉片，燒酒糟，榨蠶上，拜祖師，牛鬼蛇神，千奇百怪，好像中國的招牌存在一天，他們便食不甘味，臥不安枕似的。至於一般愛國的志士，除了今天紀念國慶，明天紀念國恥，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大喊「中華民國萬歲！」以外，好像算是已經盡了責任，沒有別的方法可想。這樣的國家，還有存在的價值麼？

國家是免不得要亡的。中國的立國已經有了好幾千年，實在可算是世界唯一的古國，倘使設法強盛起來，就在今天亡掉，也已經不能算是短命的國家。所以老老實實的說，或者還不算得怎樣可悲，雖說不亡自然更好。不過我的意見，以為國家的存固然要好好的存，便是亡也要好好的亡。民族到了衰老的時候，因為

自己的能力不強，被那些虎狼之國用武力滅掉，雖然覺得悲憤，但也未始不可以引為許多人的同情，至少也可以使後來讀史的人掩卷歎息一聲。但如果照中國目前的樣子，一定要出怪亂，丟盡黃帶子孫的臉，使人人那覺得「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却未免太難過了！

第十四回的國慶日，又是這樣出怪亂地過去了！我希望以後不要再有這樣出怪亂的國慶日，否則寧願不再有個慶日！  
祝我的亡兒永遠安睡！

# 一箇節日

春臺

四天的陰雨，一天比一天的使我坐立不安。遠近的青牛狗長了聲嗚嗚，只要門一開，被雨所消滅的雞就趕進室內來，滿地的散布竹葉形的足跡。

我時時照樣的想：倘若有人寄來一本書，寫的是春日的和暢，如我所渴望的，或者是陰雨的沈悶，如我在此時所見的；倘若有人來與我談話，談的是他與好友聚會的快樂，如我所渴望的，或者是寂寞，如我在此時所有的。然而我希冀不到這種好機會。因此我只得希望黑夜快快上來，使我不能看見密密的雨絲，而且藉口於黑夜，我躺上床，立時閉上眼睛，以期立刻塞住耳朵，遮斷瑟瑟的兩聲。

因為陰雨的緣故，白晝便較平日爲短了，然而延長了黑夜。

忽然的一跳，知覺夢中有一隻翠芹的人所引起，滿身浸着寒冷的微汗，鼓起勇氣轉了一個身，只聽到屋外沙沙的聲音。  
又一跳，知道夢見一位姑娘，轉過頭來釘了我一眼，又狠狠的轉過頭去了。我很催促的喘氣，張開眼睛，鎮靜了心，深自微幸這並不是現實，於是又聽到屋外沙沙的聲音。這樣「四眼」，「五眼」的跳醒來，還是「蚊變」不出新景象，除，黑夜與沙沙的聲音以外沒有別的了。沙沙的響的響的響的響的響的響的響；我那裏敢希望這是做晴的北風呢！

這一跳是與衆不同了，我立即坐起：坐起得這樣快，在我張開眼睛以前。我竭力的回想，究竟做了什麼夢，有這樣大的勢力，使我這樣快的坐起來。這是很明白的，我並不是因為做夢而跳醒的。在這一秒鐘內，我已張開眼睛了，從板窗的縫裏，我的眼光射出去，窺見青的天與紅的日光，如見人眼角上細細的一線而知他全身的喜悅。我滿是愉快，急跳下床。室內還是很黑暗，小煤油燈立在小桌上，他的形狀地位與昨夜吹滅他的最後一瞥時毫無變動。被滅的時候，一縷青煙從半截燭蛋投似的玻璃罩中升起來，而且用了已熄而未滅的最後的光照了他傳達到我的眼睛中，不久，一陣煤氣也傳到我的鼻中。因爲煤油不多了的緣故，雖然火燄已被我吹熄，還留着一顆星火，延長到半分鐘之久。在當時，我是何等的希望他更久的延長下去呵。到了今朝，星火已不留存，而一陣青煙似乎還繼續的升起來沒有更改昨夜最後的樣子。

隱約中看見床邊地板上的皮鞋，略略分離而且歪斜的放着；襯衫搭在床欄上，一隻袖子摺疊在上面，一隻下垂着；領帶掛在煤油燈旁的真邊，下垂的部分大於放在桌上的部分，倘若沒有硬領壓着，他必定掉到地上去了。這種景物很詳明的告訴我昨夜我急欲閉上眼睛以期遮斷瑟瑟的兩聲時的心情。然而此刻我有面目見他們了。我推開板窗，油燈，硬領等一切都受着日光，顯出各自所有挺拔的性質，與昨夜的景象大不相同，而他們自然也樂於見我了。

輕鬆的白雲散布在青天，日光陶融他們

，他們不只是單純的白與單純的青。我作畫常備用白色，看了這日光對於白雲青天工作，我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知道這天不應純青與純白。這日光就是經過雲彩使我一躍而從睡夢中驚醒來的。

★ ★ ★

在這日光中我走往R夫人家去了。

今天是 Saint Martin 村的節日。許多日以來，R夫人再三的預約我回往那村中他的姊姊家過節。凡有人約我遊逛，我是不拒絕的，況且我將認識一個未曾見過的山村，尤其有意思的是當他的節日：據他說，到那裏去須穿過樹林直到此地所見的羣山的他邊，因此更使我精神百倍。然而我如平日享受幸福時的自問，我享受這種幸福有無愧色？雖然我不能說我決不該享受，但退後一步，總是有益無損的，所以我說，「我不該去打擾他們。你們不要因為我不去而有所妨礙；我的午餐，請你隨便取看一點，我自己會去吃的。」

「正是相反。你去，他們是很高興的。這事不會打擾他們的。」

因為他再三的殷勤邀我，而且我是不拒絕遊逛的，所以應許了。而且今天走來，就是來約他同往的。

★ ★ ★

走了七英里未突的山路的疲倦和愈到午間愈是熱烈的太陽，使我渴望早到目的地。

我們出樹林，從山坡的小路下來，在葡萄園頂上的枝葉間望見山塊間一所孤立的小屋。

「我們終於走到了！」R君得到勝利的說，狗吠從遠處傳來，大概他聽到我們的語聲與步履了。

還沒有下山塊，我們的脚正與小尾的頂一樣高的時候，我俯視望見屋前的一位老太太，他舉手很柔和的招我們，沒有問好，也沒有稱呼，只說，

「呵，他們來了！」

雖然的，在葡萄樹後面，轉出一位小姑娘，多數是伶俐而緻密的小姑娘中之一。

★ ★ ★

山塊的缺處，窺見三四英里未突外的平崗，半露巖石，半覆綠草。淡青帶紫的樹點，忽疎忽密的散佈其間，而青如水波的層巒，起伏更遠更遠之處。我們所從的高山，聳立在屋後，並漸遠而漸弛緩的分抱兩側。山上濃鬱的雜林的底下斜綠色的葡萄園，橙黃色的大麥田，圍以幾叢紅色的農屋。

R夫人先與小姑娘問好，問好之後親嘴，親嘴之後又問好；以與與老太太的長姊問好，親嘴，又問好；以與與老太太，以與與下山塊，口使是問我，「這來的二姊與長姊，

以後與小姑娘。他們問好親嘴又問好，問個不休；我雖然不知忌他們，卻有些無聊，所以四顧遠近景物，藉以消遣。忽然衆人齊聲的一陣語聲，知他們的禮節已完了，我立即轉過頭去，脫帽，因為姑娘離我不遠，所以先向他點頭，說，

「姑娘好呀。」

其次向老太太。當他伸出手來的時候，我就與他握手。我說，

「我很榮幸得以認識你！」

因為我用城中的迂詞，使他有點拘束。R夫人指我說，

「他是我們家裏的住客，他是來過夏的。」

破窗口一動，大家仰頭去看，是五十歲上下的人，當是男主人了。R夫人順水推舟的接續下去說，

「我是給你們Omelette送女婿來的。」說完看那小姑娘，又看看我。

每當有人說到這類開玩笑時，我常如在割果子過的刀上抵果汁，因他的甜汁而喜歡，卻因怕被刀所割而畏懼。然而R夫人當然只是取笑，我不必喜歡也不必畏懼的。

他下樓來，與各人問好。他的姓R夫婦沒有告訴我，我只知道他是小姑娘的父親，大家

第四節 Rando's 的。

大家同向窗欄下的門中進去了。

我們在窗門左右的房中坐下。板桌擺在外邊，裏邊的左角為小爐灶。右角櫃以小板壁，有門，中置盤碗鍋子，而自來水機頭也在其中。眼尤透過灶旁玻璃門的薄紗，可以望見後面的客室。小姑娘取了一捲漆布從裏面出來，放在桌上。他從桌子的他邊展開漆布，漸漸的在邊邊，漸漸的露出漆布上彩色的玫瑰花。到桌上放幾粒乾花的地方，如湖水之遇礁石。她略猶豫，終于拿起乾花，讓漆布鋪平，仍放在原地方的漆布上，這乾花是我經過樹林時採來的。

姑娘從碗廚中捧出一大盞盤子，分置我們面前各兩只。

R君與他的連襟講今年雨水太多，不知葡萄的收成如何；幸虧今天晴起來了。女主人任勞克調，轉過頭來，打斷他們的話，說，「我們等久了，所以已先吃了。」

姑娘用白布擦乾酒杯，又分置各人前，再取有酒瓶與水瓶，各放在小桌上，以兩瓶底的酒與水沾在桌上。她從灶上取了滿盤熱菜的盆子轉送給各人拿取。看有人用完了，再送去

運讓，等大家都不肯再用了，他便撤去，而換以清潔的盤子。第二個菜上來時，又照樣的做

。他從不忘記公共的菜盆中的叉子與匙子，他又知道酒瓶已淺，跑到地穴中取了滿瓶的。我們倘若說，鄉間的姑娘善操勞是其本色，但他的靈敏不是多數鄉下姑娘所有的，而且他的姿態的端雅，又不像是善治家務的。

他大約有十八歲了罷。水墨色的單衫上有銀色波紋，如陰天的一池秋水，不染一塵。從他到碗廚中取盤子以後，他那一團身，顏色頗與衣服的同，但略帶青紫，而橙色的捲雲的花紋，顯現生氣，使我欲仰頭看天，看這是否從陰天的一角上露出晴雲投入池中的倒影。

淡紫發色的髮髮，微掩廣大的額角而且很自然的散在兩鬢上，幾絲虛索的捲成大小的環子。閃爍的雙眸，在天青的眼白上，可以見他理事周到有序的原因。但他只是微微的輪轉眼珠，不稍脫露鋒芒。我所聽到的他的說話很少，當他送菜給我時只說，「請用，先生！」一句，而他的談話時，他便很簡單的答數字，此外不說別的了。他的面色不如多數法國人之有紅白二色為主，但也不如本地人之紅結，他如中國人的有淡黃色的。

懶於整妝的依案前而且無力動盼的中國女

子，很能引我的同情；但沿事周詳，舉止都含有適如其分的決斷者，尤引我的景慕。繼續而愛習勞的他，自然更使我欽仰了。

他叫得 Cécile 末尾的 a，是鄉間人名常有的，顯然表出樸素的纏綿。倘若我愛這他花樣，只要在日曆中一查，必可知那一天是他的節日。

桌上的小不斷的談話，R君覺得熱了，就伸手去開他近旁的門。姑娘會悟他的意思，急忙走去他已開了；不久R君覺得過堂風有害，隨手又去關門，姑娘又恐不勞如熨夫之力，又急忙走去，而門已關了。姑娘連起來了兩次忙頭，R君沒有道謝，因為他甚且沒有看見。滿座沒有人注意小姑娘種種侍奉我們的辛苦，而姑娘的莊嚴堅定的面色正是不欲求人憐惜的。

惟有惟一的機會似乎可以使他安慰者：當他在厨中以盆或洗碗時，他必轉過頭來，對桌上的人說話，或者留意各人的表情。半時的厨中杯瓶的響聲，他的淡藍的兩眼愈是明澈。他的眼光與我的相遇，我不好意思久看他的。所以順下眼光時，他口邊兩個笑窩中溢出溫柔的喜悅。然當走近我們來時，他又較莊嚴了。他等各人都取了最後的菜盤以後，他便拿了一張椅子，在他的小姨母旁坐下。他頭左曲

上身偏右，腰又左曲，四肢又成許多曲折，全身如彈簧般的坐下去。鼻中微微的呼出一陣氣，兩眉間皺成細細的褶紋。我從來沒有在法國小姑娘面上見過眉間的褶紋。當我還沒有注意他這種樣子時，我忍不住的說出來了，

「姑娘，你真的太辛苦了。」

「一點都沒有，謝謝你。了。他回答我。」

R夫人轉過頭去，安慰他說，

「辛苦了罷？一會兒回我們嗎加弄。」

「加弄這煩瑣！」他又皺眉的說。

我很好奇，他不要加弄，因為是不能。

他睡不安，時常頭痛，而且時常煩燥，父母必時時吃他愛吃的東西，當到家中來的又沒

一個是不討厭的人；他常不平，為什麼某姑

才口是心非，我不得適當的愛人，而某姑

太太多於愛愛，轉信了人，令人驚異，他的

心事怎麼他的眉目間幾條皺紋上描寫出來了。

「那末一杯酒。」R夫人讓步的說。

他終於起時轉來，姑娘起立，自己取了一

只酒杯，放在面前，又坐下了。

三夫人看他的時女要與他耳語，立即轉過

頭，時女已做完菜，坐在R夫人的他邊

，他以為兒耳語，也立即轉頭來聽。R夫人素

性高貴的說了，

「Chardin說，不巧，給孫先生的酒杯是缺口的。……實在對不起！」

這都是我自取其咎。當我伸手取杯時，見

杯口外邊略損，所以轉杯向左，以免喝

酒時口唇接觸碎處，但實在並無缺角，非遠處

的人所能見，尤不能有苦於口唇的，我知R夫

人雖在說，卻還沒有看見。不料因為我的轉動

杯子，被姑娘看出來了。從來憎惡細心的人而

以自己不夠細心為恨的我，到今天竟發見細微

反多誤會，而我竟遠不是細微的人。

一刻前我原不想以他太辛苦了的話問他的

；他的思想如此周密，不知將如何的推測我話

中的意思哩。倘若他要誤會，我是不該說的。

大家吃完了，於是姑娘起來取兩大盆的糖

飲蛇與一盆蛋餅分送各人。F君對我說，

「這是木本的蛇餅，你在樹林中採來的

是一樣的。比他種香。多用一點！」

我像在樹林中採集這種野果時的樂趣，

很是羨慕，然而我也知道萬事在想像中常只有

樂趣的，因此說，

「然而採集許多是何等的工程呵！」

這是誰的工程，我從能想像得到的，所以

我早就料到下文了。果然，F君指女兒說，

「真的，這是一件工作。都是他採來的。」

姑娘微笑了。我猛然的又想起：倘若他要

誤會，我是不該說的；然而我如初見水就跳進

去的小鴨的已經說了。

半滿的酒杯放在姑娘的面前，還不如加弄

之使她討厭。兩眉忽然舒展，我疑心她在笑中

展開一幅舊日使她微笑的圖畫。她略欠身取一

蛋餅，放在桌邊，長長的餅的三分之一露出在

桌邊外。她除兩眉舒展外，卻是靜默，而

大家也只顧說話，沒有注意她。我懂得她改

做的事，所以暗中展開一幅舊日使她微笑的圖

畫。

酒杯略略移近，正對蛋餅，未曾見過這個

遊嬉的人未，能夠看出此種餅與酒的關係，但

兩者間有極大的差別，這早是看得出的。

手指搖動桌邊餅的一端，使她跳躍起來

，而轉一頭，以正對着杯中。

大家想注意小姑娘了。習慣上，小姑

娘是安坐中房不多人注意的。

「好運氣！」二姨母說。

「她一下說成功了。」母親對她燦爛面露

人卻讚美的說，

「祝你今年得到一個好愛人，」R夫人

說。

「應該給他與一個小中國人結婚。」他的

父親對我說。

不幸的又說到這種問題上去了。在今年們  
 貴族這等不學無識年人的噴噴理應，不復  
 路；我個人，每因這面覺得如老風扇的  
 ，那也如老風扇的全身老態的焦燥。

我不但不回答他們，否則，至少是無謂的  
 ，還有必要使他們疑心我認爲他們不配與中國人  
 等等；然而我該這許許多多中國人將何等  
 等。這就這就這？固然，兩者都不是我所說  
 的，而且不能絲毫帶有讀者之一的色彩。因爲  
 我是中國人之一。或者可使人疑心我雖在說中  
 國人，實則在說自己。我只得說，

「到是另去，你能遇見許多中國人。我們  
 中國學生有百餘人呢。」

我勉強的解脫回來了，可是受驚不淺呵！  
 \* \* \* \* \*  
 太陽已漸漸下去，天邊向格的輕雲染成紅  
 紫，愈高愈是淡薄。星光向下面的起來，我  
 們自然的探探吸了一口清氣，而且因此知道比  
 午更涼快多了。微風吹過我們的臉容，頓覺萬  
 象一新。綠草受夕陽的返照，充滿是醇意，但  
 涼風不讓牠消解，蒼曳飛舞，樂得沈醉似的。  
 湖上成球成串的荷花，每朵脫去五瓣的  
 花苞，質後的五條小蕊圍繞一粒綠色小球。只  
 是這小球，就要變成美觀而且美味的葡萄。多

日本頭不起的臉面，當使這小洋們更覺滿意  
 的在這日光中加工的加工了。我們多體在這些  
 中看有種下看這無影的草木，竟敢的以我們  
 與草木相比較，像我們人數之多，不覺我  
 ，而且可以折辱。最可貴的，我們時時要  
 陣的尖語，正與及這花時時噴噴的香氣與幽  
 忽高忽低的歌聲相應，我從新又醉了。

他從綠草平鋪的斜坡上去，愈見前面的青  
 山高起，到了草地如蓬頭，猶如汪洋萬頃  
 。數日來的雨水由地而蒸成薄雲，乘風飛  
 渡，塵埃，蒼海怒浪，都如細水長流般  
 ，而且無礙的鑽探于尺深處的海底，在這個  
 底裏，沒有蛟龍魚鼈，每句無數細絲，迴環  
 伏，每無數紅珊瑚，有綠有紫的寶石，

是我心的虛心，想像這海海中居住更微細的人  
 ，而他們那間我何視爲無物者，在他們是稱爲  
 江河浩蕩連天際天的；然而我雖以他們爲小，  
 而他們的心意恐沒有一個不充塞天地的。同埋  
 ，自己以爲天地遠在俯仰間的我們何曾是被誰所  
 注意的。即使呼喊聲嘶，也不能絲毫有礙於一  
 人。

姑娘先跑去坐在崖岸的石塊上，兩腳掛在  
 外面，崖底下的地面當有三四十丈，他眺望這  
 精緻的大地出神。涼風從低處起來，吹起裙子

。露濕的內裡衫的花邊的潔白。他按時使下，  
 如地氣球。皮鞋的高面圍在穿黑裙的腰上，藍  
 藍微張滿，顯出裏面是柔軟的內體，不是本石  
 雕刻虛巧的。

我也在看這，小姑娘的父親問我，  
 「孫先生，這裏的風是定於你的畫嗎？」  
 「我正說這想畫呢！」我回答。「而且  
 今天尤甚好。你看，薄薄的新雲中太陽下去，  
 那許多條紋，景物都極和諧的。」  
 「有甚之畫是更好呢？」姑娘伸起頭來問  
 我。

「精楚的描致大家常畫的；畫畫是特別了  
 。而這樣畫中的陽光尤其輕柔而寧靜。其實不  
 如說我喜愛畫為最的。」

\* \* \* \* \*  
 P君回頭望山上，而且用土語高呼。小姑  
 娘也跟著喊。  
 「哇——哇——！」  
 「哇——哇——！」  
 \* \* \* \* \*

（意爲愛爾爾！跑得快！）  
 他的父親還有一句「快找你的女人去！」他聽  
 說了。  
 我望見樹叢中有一個牧人走下來，到山麓  
 ，他立住了，他注在野薔薇上採花再走近來  
 ，以一枝贈B夫人，一枝贈小姑娘。這牧人將

有三二步，我且聽他招呼，有好台一吃。」

「這是好的很多呢。」我回答他。

我們三人在樹上吃，有在樹下，吃掉下來的好核桃，大家圍在夕陽最後的照臨中，很是靜默。

P君高聲喊女兒的名字；遠處，我們在樹上還認得兒月紅屋屋住綠樹的叢中，傳出姑娘的回應。他不知道是沒有事情的，所以繼續在談話，並不出來，而P君還是叫，相互的報告各自的安好。

P君折斷了一大枝老桃，我放樹枝在桌上。他們就停吃而在新枝上看手。

因為要往跳舞場去，所以大急忙預備晚餐。

好的時間格外過得快，轉眼間已是半夜，不得不回來了。正要正圓的月照得十分明亮。想到日間的炎熱，這清涼是很可貴的；然而已使人覺得衣衫單薄了。當初因為有六個少年都是同回村去的，唱歌說笑，很是熱鬧，後來他們走得快，留我們在後面。R夫人說：

「這裡有實有狐與豕豬的。」

「有是有，不過不必怕的。」R君說。

樹叢中，月光射在葉上，反射著強光。光帶如許多貓眼或許多烽火，寒風陣陣，

好骨憐憐。樹以手杖與衣襟，很是濕透了，草地上滿是露珠，皮鞋也濕得發亮，而且後腿觸石不其發聲了。在這種寂靜中，R君說：

「去年這節日大雨；昨天我還以為今年又要大雨，不知道今年節日的天氣這樣的！」

是的，我設想昨夜我做惡夢時的此地情況。我又想起那Orris。姑娘又睡去，看他的樣子昨夜風雨必定與我一樣的沒有安眠。從此我又多一處的思念了。

將要出樹林，R夫人的二姊，

「Claire」的嬌聲怎樣了？」

「這是誰？」Jean與Alexandre兩人都愛她。」R君說。

我到達這裏，前面微微的一聲咳嗽，大約是樹林月陰中有人坐着。R君問，

「Alexandre」是林嗎？」

「是的，你們來了。」

「他們呢？」

「他們先走了。」

他是R君的姪子，因為在樹林深處走下巖石時R夫人田黑壁，以皮包及圍兜交他，現在他什麼禮等看來交還的。他的語聲如此沈澀，大概聽到R君等的話了。他有心事，我是很明白的。

我們從F君家同進跳舞場時，雖然跳舞尚未開始，而人已很滿的了。所謂跳舞場者就是鄉間的加非店，滿店的客人都是本村人與鄰村人之與有親戚交誼者，在小姑娘的眼中都是熟人。他一一招呼以後，我們一同坐下喝皮酒。

這時候，姑娘簡直不與我說話了。我應該生氣了罷？是的，正有些開始，奇怪他為什麼先後如出兩人。然而我立即覺得，倘若我是有私心的，則我已得罪於人了。

在我們同桌中我發見兩個人，從他們應對的殷勤，其實更是從他們應對時之屢屢欲避殷勤，我看用兩者都是小姑娘的情人。一個是Alexandre，一個是J. B.，都是姑娘的姨母的侄子，不過J較疎遠。

我很認識A，壯健的身軀，滑稽中也帶多少勇武的。有事託他，務必盡力辦到，否則便使他不高興，似乎負有極大的重擔，永遠不再能放下似的。他就要當義務兵去了，近來正在學軍號。

J也是我早認識的。我所知道關於他者，他曾到B君家來拉手琴，唱歌是很柔和婉轉的。他不很高，細細的眼睛，與薄薄的口唇，從此可以看出他的性情大半。A戴的是有邊的呢帽，上面弧形的放一條法國國旗顏色的帶子，表

彰今天是節日，而J則放在使帽上，兩邊掛下少許，似乎是新穎多了，用了動物做比擬，他是小綿羊，而A是保護羊群的狗。

我看不出姑娘對於他們兩者的輕重，但兩者各欲多多佔有姑娘心中的地位是無疑的，然而仕表面上又欲表示是沒有這種意思的。所以J時時左斜或右斜他的面孔，不正視他對面的姑娘，而A雖與姑娘並坐，却故意離開一大段，寧可挨到別一人身上。他們兩相互是情敵了。

然而，倘若他們看見日中姑娘接待我的殷勤，他們可以疑心我是他們二人的公敵呢。這是怎麼的？人以花美而加以愛護，倘有和煦的日光，潤澤的雨水，人就十分感激上天的仁慈；倘有人加愛於他的愛人，就變了他的情敵，怎麼不與天同是仁慈，而天却從不因護花而為人所妒呢？跳舞半夜之久A十分鼓足勇氣的，只與姑娘跳舞一次，J絕不去要求。三人都悶悶不樂的與不相干的人跳舞，一直敷衍到夜半。

跳舞場中出來，我們相互道別。我對F君及夫人說謝，而且想說話來，延長時間，一邊心中儘管預備要對姑娘說的話，並藉此可給他有點藉口我握手與否的時間。我對姑娘說，「謝謝姑娘接待的好意。我還很願意不久

在你的姨母家再見。」  
「我們沒有好好的招待你。還望你能够多住幾日，能住我們到姨母家去時再見。」他說完伸手與我相握。

這時節，同路回來的人都在旁邊等候，聽大家已將說完，就微微移動脚步開始要走了。

「你們這樣就走了嗎？」姑娘問。  
「還有什麼？」

「你們不握手就走了嗎？」  
於是各人走來拉手，A與J排在這隊中，

器械的與姑娘握手後，在如此皎潔的月色中間悶的回去。A坐在半路的樹根月陰中的沈悶不是無因的，而先回家去的J與已經就睡的小姑娘何嘗能够快樂呢？

我呢，只論我本身則十分快樂，因為這個節日使我認識這樣一個可愛的姑娘，尤其因為我之所覺得可愛的姑娘是被人所愛的，一則證明我之不失眠，二則有人愛他，無慮我愛護之不周。我今夜決不如昨夜的多夢而失眠了。

然而我為他們設想，不知他們將鬧得何等不幸哩！

我作此篇奉呈被愛與失戀的人們。

孫福照。一九二四年十月。





美術與文藝之往

這種美此的裝飾是唯馬車輪胎里地的絲綢的。  
 (附錄)：...  
 這兩幅圖的相同之點是極顯明的。受教服的教育，懂得人身生理之奧，人羣會集球場布置的適宜，受題的價值，而且...  
 然而每當他利用神話以象徵他理想時，他大去他創造的才能了。我們從這條件上可以發見他... 下列各幅畫中... 的文



學界科學與藝術的大學」(巴黎文科大學內曾場... 波士敦圖書館)；... 市」(巴黎市政廳)。  
 當他... 畫題基德... 與「古代」(畫家 Jan Bouhat 的應用)。「和平」；「休息」；「致敬」(Picardie)；「愛」(Amei)。

... 畫與所有三大幅之... 含攝和長... 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底下... 教士... 畫與與... 全... 備... 的... 因... 恩... 的... 師... 體... 而... 在... 稿... 有... 的... 術... 遠... 新... 點... 雕... 他... 表... 現... 。

樸社出版書目

(一) 學生六記

南... 復... 會... 伯... 點... 以... 然... 的... 聯... 關... 寫...  
 美... 妙... 的... 情... 形... 爲... 小... 品... 中... 佳... 作... 爲... 序... 並...  
 附... 年... 表...  
 (二) 初... 日... 復... 沙... 那

請... 戴... 著... 戴... 氏... 博... 學... 而... 其... 哲... 學... 尤... 高... 此...  
 關... 有... 原... 著... 孟... 子... 字... 義... 疏... 證... 及... 其... 終... 言... 均... 戴... 氏...  
 重... 要... 之... 作... 品... 每... 首... 附... 詞... 一... 文... 定... 價... 八... 角...  
 以... 上... 各... 書... 門... 市... 發... 售... 一... 律... 七... 折... 批... 發... 另... 議...  
 樸... 社... 代... 售... 書... 目

(七) 北...

北... 大... 學... 漸... 進... 研... 究... 會... 編... 內... 載... 研... 究... 論... 文... 十...  
 (四) 實... 價... 洋... 一... 角...  
 董... 作... 實... 著... 其... 研... 究... 未... 婚... 夫... 見... 未... 婚... 妻... 時... 之... 一...  
 相... 相... 的... 歌... 謠... 從... 其... 較... 的... 研... 究... 上... 以... 流... 傳... 的... 承...  
 實... 價... 一... 角... 五... 分...  
 樸... 社... 代... 售... 書... 目



遊絲

張定璜

在夜色朦朧的街上，我慢慢走着，探尋着...

我愛Pauline，因為他愛一切我愛的東西...

我像約看見一輛笨重龐大的汽車從我身邊...

國坑裏的國慶

健攻

我不會做應酬的文章，可是這回真被伏...

新茅坑。我總覺得著一殼愛我的人的流傳...

頌頌剛等著。集錄民國九年至十四年...

(五) 萬里遊記(第一冊) 陳萬里著...

旬魂國 (十月十日出版) 何平國魂...



一、... 一、真學「國學」！假如是一心許...

中華民國是個大笑話

陳石孚

有人批評其社會主義者，說他們既非...

有人便笑嘻嘻的行「國史」的事，這就少不了...

武官須受文官的節制，在中國，文官得受武...

禁止請願等等，都是和人權官言在相公...

國憲起草委員會，明明說要「中華永遠...

中國之歷史，其所以能成今日之局面者，實由於各朝各代之政治制度，與社會經濟之變遷。中國之政治，自古以來，即以君主為中心，而後以官僚為中心，最後以民眾為中心。中國之經濟，自古以來，即以農業為基礎，而後以商業為中心，最後以工業為中心。中國之歷史，實為一部不斷變遷之史。

中國之政治，自古以來，即以君主為中心，而後以官僚為中心，最後以民眾為中心。中國之經濟，自古以來，即以農業為基礎，而後以商業為中心，最後以工業為中心。中國之歷史，實為一部不斷變遷之史。

中國之歷史，其所以能成今日之局面者，實由於各朝各代之政治制度，與社會經濟之變遷。中國之政治，自古以來，即以君主為中心，而後以官僚為中心，最後以民眾為中心。中國之經濟，自古以來，即以農業為基礎，而後以商業為中心，最後以工業為中心。中國之歷史，實為一部不斷變遷之史。

中國之政治，自古以來，即以君主為中心，而後以官僚為中心，最後以民眾為中心。中國之經濟，自古以來，即以農業為基礎，而後以商業為中心，最後以工業為中心。中國之歷史，實為一部不斷變遷之史。

(三) 某某書，某某書，某某書。定價一元。

(四) 某某書，某某書，某某書。定價一元。

(五) 某某書，某某書，某某書。定價一元。

中國之歷史，其所以能成今日之局面者，實由於各朝各代之政治制度，與社會經濟之變遷。中國之政治，自古以來，即以君主為中心，而後以官僚為中心，最後以民眾為中心。中國之經濟，自古以來，即以農業為基礎，而後以商業為中心，最後以工業為中心。中國之歷史，實為一部不斷變遷之史。

中國之政治，自古以來，即以君主為中心，而後以官僚為中心，最後以民眾為中心。中國之經濟，自古以來，即以農業為基礎，而後以商業為中心，最後以工業為中心。中國之歷史，實為一部不斷變遷之史。

### 傳的什麼

宋介

大體是十月十日，即辛亥革命。...

自由，自由，自由。...

某某書，某某書，某某書。定價一元。

某某書，某某書，某某書。定價一元。

某某書，某某書，某某書。定價一元。

中國之歷史，其所以能成今日之局面者，實由於各朝各代之政治制度，與社會經濟之變遷。中國之政治，自古以來，即以君主為中心，而後以官僚為中心，最後以民眾為中心。中國之經濟，自古以來，即以農業為基礎，而後以商業為中心，最後以工業為中心。中國之歷史，實為一部不斷變遷之史。

中國之政治，自古以來，即以君主為中心，而後以官僚為中心，最後以民眾為中心。中國之經濟，自古以來，即以農業為基礎，而後以商業為中心，最後以工業為中心。中國之歷史，實為一部不斷變遷之史。

中國之歷史，其所以能成今日之局面者，實由於各朝各代之政治制度，與社會經濟之變遷。中國之政治，自古以來，即以君主為中心，而後以官僚為中心，最後以民眾為中心。中國之經濟，自古以來，即以農業為基礎，而後以商業為中心，最後以工業為中心。中國之歷史，實為一部不斷變遷之史。

中國之政治，自古以來，即以君主為中心，而後以官僚為中心，最後以民眾為中心。中國之經濟，自古以來，即以農業為基礎，而後以商業為中心，最後以工業為中心。中國之歷史，實為一部不斷變遷之史。

某某書，某某書，某某書。定價一元。

某某書，某某書，某某書。定價一元。

某某書，某某書，某某書。定價一元。

